

開放文學－推理探案－施公案 第一六六回 旅館婆替夫告狀 藍田玉提審出監

話說施公在任邱縣拿了一枝桃，奏明聖上，把一枝桃開刀正法，與民報仇雪恨。此案完結進京，不必細表。且說三聲炮響，按院起身。任邱縣的知縣，城守營千總，俱在門外跪送。忠良在轎內吩咐說：「你等俱各回去。辦理自己應行之事，俱要仔細。」賢臣在途中，曉行夜宿，這日到涿州地面，見有個婦人大聲喊叫：「冤枉！求青天大老爺救命。」眾吏役伺候人等，才要攔擋，忽聽大人在轎內吩咐：「你等把喊冤告狀人帶起來，等本院入公館時再問。」跟大人的人答應，高聲說道：「大人吩咐把喊冤的人帶起來，少時到公館審問。」衙役答應，把那婦人即帶起來。賢臣到了公館，下轎歸座，眾文武進衙，參見已畢。又見那婦人跪在下面。忠良坐上留神觀看，打量那個喊冤的婦人：年紀約有三旬開外，面帶愁容，頭上罩著烏綾首帕，身穿藍色布褂，細看卻是良家婦女。賢臣看罷，往下問道：「那個婦人有什麼冤枉？為何攔路告狀？」

婦人聞聽，跪爬半步，不住叩頭，口尊：「大人，提起我這冤枉事來，古怪蹊蹺。小婦人家住涿州北關外。丈夫姓藍名田玉，今年五十二歲；小婦人馮氏，今年三十六歲。膝下一子，才交五歲。有幾間閒房，開設客店。只因前者月內初三日，天色傍晚，住下了兩三輛布車客人。後又來了一男一女：男子三十四歲，婦女約有二十開外，口稱夫妻。因為天晚投宿，奴丈夫就把他們讓進店中；讓他們明早趕路。婦女說：『給我們兩壺酒，趕趕寒氣，解解困乏；有現成的酒菜，拿幾樣兒來。』問他們是打哪裡來的？他說：『是投親不遇，回轉京都。』小婦人的丈夫到了前邊，先沖了一壺茶，拿了兩個茶碗，送到那邊去，又張羅別的客人。不多時，就是定更的時候，前邊關了店門。等著眾客人安歇，到後邊瞧了瞧，那屋內已經閉門睡著了咧！丈夫回到後邊自己房中，告訴小婦人說：『方才前邊住下了兩個客，是一男一女，雖口稱是夫妻，並無行李物件，只有一個小小被套。一個要茶，一個要酒，看意思兩個不對。眼見婦人穿戴打扮很俊俏，倒象涿州本地人氏；那男子卻象是個京油子，眉目之間，瞧著不老成。我瞧著八成是拐帶。』小婦人聞聽這話，即便開言：『不過住一夜，明早就走。俗言說得好：各人自掃門前雪，休管他人瓦上霜。』我夫妻說著話，也就睡咧。那天不過五鼓時候，布客起早要走，把丈夫喊將起來，開了店門。客人車輛出店，奴的夫又把店門關上。聽了聽晨鐘未發，天還尚早，丈夫又打了個盹。天到大亮，丈夫起來，又把店門開開，才想起住的那一男一女來咧。到後邊去看，但見雙門倒扣，只打量他倆隨著眾客出店。丈夫上前開門，他推門進去，嚇了一跳！」施公說：「怎麼樣了？」馮氏說：「丈夫到屋內一看，被窩褥滿炕鮮血淋漓，腥氣不可聞，死屍直挺挺的躺在炕上；細看是一男子，雙眼剜去，尖刀剜出心來，兇器在地。那個女子不見蹤影，不知躲在哪處？」馮氏說到此，施公大驚，不由站將起來說：「馮氏不可慌忙，對本院細細稟來。」

馮氏聞聽，不住叩頭，口尊：「青天，奴的丈夫不敢隱瞞，忙把地方找來，一同到店看了看，從頭到尾告訴他一番。地方聞聽；領引進城報官。州尊立刻升堂。奴的丈夫據實直言，回了一遍。州尊出城，親身勘驗，又把丈夫細審一番。丈夫口供，還是照先前回了一遍。州尊此時面帶怒色，說道：『藍田玉，你滿嘴胡言，其中必有緣故。要不動刑，你也不肯實招。』州尊大老爺將丈夫藍田玉打了三十大板，命他實招——只說另有別故。丈夫不招，帶進城去。這些日子，並無信息。昨日聽見有人言講，說藍田玉定了抵償之罪。小婦人聽見這一個信兒，把真魂嚇掉，心中害怕，幾番要進衙門鳴冤，本州大老爺不容。今日幸蒙欽差大人至此，小婦人捨命救夫，特來告狀。」

說罷連連叩頭。

施公聽罷馮氏一番話，沉吟半晌道：「馮氏，你暫且回家，等本與你辨清此案。」馮氏聞聽，連忙叩頭謝恩，站起身又出離公館，回家不表。施公扭項，眼望知州說道：「貴州你且回衙辦事，把衙役留在公館聽用。明日日本官要到貴衙。」知州王世昌，辭欽差出離公館回衙。到第二日，忠良乘上轎，未出公館，先放了三聲炮。好漢天霸打著頂馬，還有關小西等，前護後擁出離公館，竟奔州官衙門而來。州官的執事，前頭引路，霎時進城。許多軍民來瞧欽差，你言我語，齊說：「這位大人，性情忠烈，到處除暴安良，愛民如子。」內中有土棍子無二鬼，見了嘆喲笑咧，說：「你們瞧罷，我領教過咧！打八下裡瞧，總不夠本兒，要戴上長帽子，活象打虎的哥哥武大郎似的。你們閃閃路，讓我出去。」賢臣在轎裡聽的真切，心中大怒，吩咐：「人來！」公差答應，連忙跪在地下。忠良帶怒說：「起去，快把方才多嘴的人，鎖起來。」公差答應，回身讓過大轎去，對眾人開言道：「方才背後，誰說我們大人來？要是好漢，跟我去看欽差大人。」公差這里正嚷呢，那邊應說：「敢作敢當，才是好漢呢！王頭兒，剛才是我說的。」公差回頭一看是熟人，連忙說：「張爺，暫且屈卑屈卑。」那人說：「王頭兒，你真正瞧不起人，光棍的脖子是拴馬樁。」公差掏出鎖來，往脖子上一套，拉著奔州衙門不表。

且說賢臣方到衙內下轎，走上大堂，升了公座；天霸等兩旁侍立。涿州的衙役喊堂。忠良座上開言道：「快把背後妄言之人，帶上來問話。」衙役答應，拉著那人，當堂開鎖下跪。

衙役閃在一旁。賢臣望著堂下，打量那人年紀約有三旬，面貌淡黃白淨，身軀不矮，上下停勻，眼大眉粗，準頭發暗，渾身上下光棍樣式，穿著時新的一色青衣，跪在堂上，不是驚怕情形，搖頭晃腦，立目擰眉。賢臣看罷大怒，叫道：「膽大刁民！快報名姓，住在何處？作何生理？」那人往上叩頭，口尊：「大人，小的是本州人氏，木匠生理，姓張名思愚。」忠良聞聽，微微冷笑，說道：「你們瞧他這樣打扮，哪象木匠？罷了，就打他一個醉後無知，枷號一個月，枷滿釋放他。」不多時，打得木匠兩腿鮮血淋漓；打完釘上枷，趕出衙去不表。賢臣座上開言道：「快帶藍田玉來聽審。」衙役答應，不多時，把店家藍田玉帶來跪在堂下。賢臣座上，留神細看：見他年有五旬，眉目慈善，面帶愁容。忠良看罷，問道：「藍田玉，為什麼把人害死？」店家聞聽，口尊：「大人，容小人細稟。」就將怎麼開店，怎麼住下一男一女，如此這般，這般如此，細回了一遍。

賢臣聞店家之言，與馮氏回的言詞，一字不錯。忠良點頭，往下叫道：「藍田玉！本院問你，你這麼一座大店，難道沒有伙計麼？」藍田玉說：「有個伙計，五六天頭裡回家去了。」老爺說：「你這個伙計有多大年紀？是哪裡人氏？」藍田玉說：「小人的伙計，是山西人，姓林名叫茂春，年四十二歲。」忠良點頭，沉吟一回，扭頭眼望涿州知州說：「貴州，前者你到底怎麼問的？」知州道：「回大人，前者卑職到店家驗看屍首，問的口供與今日一樣。只因事有可疑，卑職才打他三十大板，帶到衙門收監。有個衙役叫胡成，認得死屍姓佟行六，名叫德有，是本州人氏。自幼上京，跟著舅舅度日，日久年深。此處別無親眷，只有他一個姨娘，又離得甚遠。他還有點地兒，可也不多，也不知他在何處住。那婦人隨他下店，口稱夫妻，一定不假。若有差錯，婦女焉肯這樣稱呼？所以此婦，必是在親戚家娶的，帶著上京，住在此店。店家生心，安下歹意。若論此人，年老不敢。想是他那個伙計，又是山西人，又在強壯之年，見了人家褥套，只說內有銀兩不少，又有美貌的佳人，貪財愛色，與店主害了佟六，把褥套給了藍田玉；趁早五鼓，他把婦人帶回家去了，也是有的。卑職學疏才淺，無非是粗料到此，是與不是，望大人高明細究。卑職已差胡成，傳他親戚到案，查問地方去了。少時回來，大人一見，便知分曉。」

忠良點頭，才要問話，只見外面進來了一個人，上大堂雙膝跪倒，口中說：「小的胡成，奉命去把佟德有的姨夫傳到，地方郭大朋也到。」忠良聞聽，心中大悅，吩咐：「快把二人帶上堂來，本院問話。」公差答應，站起來退步回身，往下緊走。

不多時，帶上二人，跪在堂上。施公往下觀看，一個年有六旬，一個四十四開外，面貌也不怎麼兇惡。忠良看罷，開言道：「哪個是佟六的姨夫。」年老的叩頭，口尊：「大人，小的姓馮，名叫馮浩。家住城南李家營，今年六十二歲，務農為業。佟德有是小人兩姨外甥，他在京跟著他舅舅太監路坦平度日，數年不上門來。再者，他素日行為不正，結交狐群狗黨，倚仗他的娘舅，赫赫有名。那年下來，住在我家，要娶媳婦。小的煩媒給他定下親事——是西村的女兒，名叫春紅。放下定禮三日，畜生任意胡行，先奸後娶。要想走動西村，親家不容。後來鬧得不成樣式，勾引匪類，時常混鬧。要把女子帶進京去，逼得姑娘無奈，懸樑自盡。親家

不依，要去告狀。佟六偷跑，小的托親賴友，息了此事。佟六自從那日逃走，至今五載有零，不曾見面。州尊大老爺差人把小的傳來，說佟六被人殺死，小的實不知情。這是以往實話，並無半句虛言。」說罷不住叩頭。

忠良聞聽馮浩之言，才知佟六是個匪類。他座上點頭，眼望州官開言說：「貴州，你可聽見了，內中有這些情節？你就按著他家以圖財害命追問。你也不想想，他既是將人殺死，豈不掩埋屍首，還敢報官，招惹是非？但不知那一個婦人，從何處跟他而來，因什麼又將他殺死？」州官躬身說：「大人見教很是。卑職愚蒙，望大人寬恕。」賢臣微笑了笑，又往下問：「馮浩，本院有話問你。佟六是你兩姨外甥，他還有親族沒有？地土有多少？坐落在何方？何人承種？快對本院講來。」

馮浩望上叩頭，口尊：「大人，佟六並無別的本族親眷。地土不到兩頃，卻是兩人承種：郭大朋種著一頃零八分；姓白的種著八畝——他在涿州城內東街居住。公差去問了問，白姓出門貿易去了，家中只剩下婦女，曾對公差言講：說是種著佟六地畝是真，並無拖欠地租，別事不知。」施公點頭，往下又叫：「郭大朋，佟六在何處居住？與誰是朋友？與誰家走得慇懃？」

郭大朋聞聽連忙叩頭，口尊：「大人，我雖種佟六地畝，不過秋收納租。他起落住處，小人不曉，望求欽差大人開恩。」說罷不住叩頭。忠良含笑說道：「回家去罷，與你地戶無干。馮浩，你也回家去罷，完案時傳你來領屍葬埋。」二人叩頭起來，出衙不表。忠良又向藍田玉說：「你且回家安心生理，不必害怕，本院自有公斷。」田玉聞聽，連忙叩頭，「謝大人天恩。」

叩畢站起，出州衙去了。忠良說：「本院要暫回公館，過三天後，再入州衙理事。」心中思想：這件事情，毫無頭緒，不知兇手是誰？到底怎麼完結此案，且看下回分解。